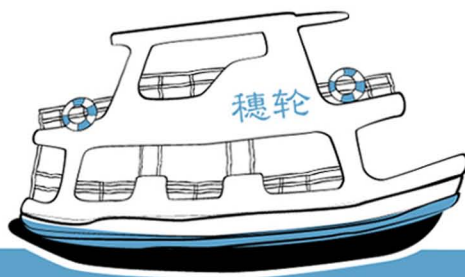


亲爱的米亚



在广州遇到的79个故事

米亚 著

吴念真
蔡康永
诚意推荐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亲爱的米亚：在广州遇到的79个故事 / 米亚著. --
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3.6
ISBN 978-7-5360-6739-4

I. ①亲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1203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文 珍 黎 萍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装帧设计：陈柏林

书 名	亲爱的米亚：在广州遇到的 79 个故事 QIN AI DE MI YA; ZAI GUANG ZHOU YU DAO DE 79 GE GU SH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7.125 1 插页
字 数	138,000 字
版 次	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自序 1

Chapter1 广州站 3

春运 2008 4

父亲来访 4

好人家的女儿 10

伪装你有爱情 12

比干爹好一点 14

绿皮火车 16

去北京 18

阿芬和威利的幸福 20

归去 22

我爱你，再见 24

Chapter 2 上下九 26

嫁个猎德仔 27

黄伯很快就要八十岁 29

情系恩宁路 31

偷情男女 33

她的心是一个黑洞 35

糖水再甜 38

荷尔蒙飘荡在酒店大堂里 41

被宠坏的男人 43

一个人吃晚餐 45

你是爱笑的天使 47

Chapter 3 北京路 49

我爱你你爱他他爱她 50

情人节 52

淑女与流氓 54

慢 56

一切都从梦开始 58

你还幻想拖一拖手 60

孤独行星 62

你十六岁时喜欢的人，还在吗？ 64

床品即人品 66

我的男人他爱看软色情杂志 68

Chapter 4 东山口 70

年轻的身体 71

娶女秘书的男人 73

Daddy，点解你唔送花俾 Mummy？ 75

嫁给自己人 77

兔子先生 79

保姆是小妈 81

假想敌 83

三十万的钻戒 85

哭在日光里 87

我终于可以不爱你了 89

Chapter 5 杨箕 91

停电时分 92

真正的男人不买女人 94

听妈妈的话 96

阿梅 98

碎灵魂 101

我信有天使在我的屋顶上飞翔 103

老板娘的爱情 105

没有钱，是不是就不配有爱 107

长大后我就离开你 109

Chapter 6 天河北 111

Bla Bla Bra 112

人人各怀心事 114

他的温柔 116

同学会 118

你不够开放 120

捆着我，绑着我 123

问候你太太 125

美丽的谎言 128

我看了你的手机 130

后来我们去东莞 132

Chapter 7 江南西 134

妈妈不会说普通话 135

可爱的 Hello Kitty 137

越夜越暴走 139

“煲冬瓜”不懂的事 141

陌生的模样 143

小静离梦想很近 145

弟弟 148

出轨的分身 150

最后他变成了他父亲 152

潘康哪婶 154

Chapter 8 番禺 156

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157

婚礼上没有祝福 159

宠物情缘 161

微博上的寂寞 163

你我相遇在干杯的路上 165

港女上番禺 167

吃出来的爱情 169

小酒馆之歌 171

你以为有了他就不再孤单 173

禁忌之恋 175

自序

有三年多的时间，我一直住在天河南。具体时间是 2006 年 3 月到 2009 年 10 月，从接近西边边界处的体育西路天荣街，往东搬到体育东路。其间短暂住过天河南二路的小区、广利路上的羊城晚报宿舍。这是个不大不小的街区，从天河立交以东算起，东至天河东路，北以天河路为界，南齐黄埔大道。其中分散着六运小区、育蕾小区、南雅苑等楼龄接近三十年的九层高房子，少电梯公寓。后来体育东路上出现了洋气的奥克伍德公寓，顶楼有用白色冷光打亮的 Logo，夜里森森俯视着这片低洼地。但这都是我们搬离后的事了。

这里是外地人的糜集地，租客、行人都说普通话。也是被 Shopping Mall 主导的商业文化的另一侧面，与天河城等巨兽一街之隔，别样风景。

这里是我认识广州的起点。也是我居住、购物、会友、喝咖啡、饮酒、闲逛的几乎所有场所。我在这里消耗的时间和感情，比自己想象的多。

这里是闹市。虽是黄金地段，但房子的破旧超乎想象。经年累月马路上的扬尘，让石屎外墙变成了灰色。楼道连白天都要用电灯照明，晚上老鼠闪烁跳跃。水压永远有问题，时不时就停水让我和粽子只能到宾馆暂住。亚运之后，这里被矫饰成山寨的欧洲小洋楼，有假窗台、塑胶窗花和假屋顶。

种种不是，种种不便，但这里的声音和气息，仍填补了我们初初

面对这个陌生城市时的空虚。

结婚后，我们买了自己的房子，搬去三公里外的粤垦路。几乎是同时，我辞去新快报的工作，上班地点从岗顶变成了广州大道中。

一天，辛兰香老师（新快报的同事都亲切地称她“妈咪”）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在新快报开一个专栏。“春色”专栏就这么写了起来，前后两年多。写专栏是个技术活，最开始一直在磕磕碰碰找路子，忘了是哪一天开始，突然顺了起来。在地铁里遭遇的一个背影、眼神，或者从哪里看到一句动容的话，都可以变成故事。一个个虚拟的人，就这么从 word 里生出来。爱恨情仇。

写“春色”专栏的同时，我在香港信报开了“广州观察”专栏，写文化评论。后面的这个专栏写了一年多，因其题材，让我对广州的城市文化有了很多了解与思考。我写过广东美术馆、现代舞周、小洲村、金声电影院，也写过恩宁路拆迁、城中村改造、反垃圾焚烧、保卫粤语运动。写这些事的时间里，广州在静静改变，而我，也变化着。

2012 年中，书的框架定下后，我按照结构新写了几章。写完后生了场病，感觉一些情感已经清空，对广州、对生活，到了另一阶段的起始处。

亲爱的读者，如果有幸能以这本书与你相遇，希望这里面的炽热、冷漠、残忍和现实背后，能触碰到我的真诚。

感谢所有鼓励我、帮助我的师长和朋友。

P. S. 每一章开头所搭配的音乐专辑，愿与你们分享。

米亚

Chapter1 广州站

广州站的主体楼宇上，“统一祖国，振兴中华”的霓虹灯标语是醒目的标语。来到广州站的人，都会感受到这个南中国的城市的政治地位。

这条标语设立之初，是因上世纪 80 年代，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，是港澳台居民和海外侨胞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城市，广州需以门户的面貌接待世界。但随着 90 年代广东工商业的急速发展，“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”，这个火车站开始成为全国民工踏上“归途列车”的地点。每年春节前夕，这里都要运送数十万的中国人，让他们回家团圆、得享平安。

随着广州东站、广州南站的建设和使用，广州站的人群被分流，日益变成民工返乡的代名词。

这里蒸腾着南中国的梦。黑梦。

春运 2008

在白云路的取票点拿到回家的火车票时，春运已经告急。湖南的雪灾压断了铁路的电缆，广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，人流开始滞留不退。跟每一个归家心切的人一样，胡锋也觉得，过几天铁路一通，春运就会像往年那样运转，虽然挤，但回家总是可以的。况且，他的票已经拿在手里了。

慢慢情况开始有变。在报社电梯里遇见跑春运的同事，胡锋才知道，报社为了跑春运已经增加记者人手。“路一直不通，广场上人越来越多，堵着动不了，进去了就出不来！”小陈是跑铁路线的记者，每年春运就是他的“爆炸期”，而今年似乎特别难熬。胡锋没跟他说，自己的火车票买的是一周后。一周后肯定已经缓解了，他想。

晚上给父母打电话，胡锋让母亲放心，他说，一周后就到家。母亲说，株洲老家最近很冷，让他多带厚衣服回来。回到租住的单身公寓，打开电视，陈 Sir 正在呼吁“留在广州过年”。电视台直播的镜头架在一座可以俯望站前广场的大楼上，天开始下雨，雨伞一朵朵绽开，伞底，农民工的脸色焦灼。胡锋发现，记者开始被挡在人群之外。出现在镜头里的受访民工，都是刚刚达到火车站，准备在这里彻夜等待的人。

消息开始变坏。自己供职的报社辟出专版关注雪灾造成的春运僵化，站前广场上的滞留人数据说已达十万以上。“我有票，可是进不了站。检票口都封闭了，有时候会突然开闸放人进去，看你的运气吧。

我们决定在这里等。”一个湖北籍民工在报纸上留下了自己的春运宣言。更多的数据让人震惊：一个四川籍的家庭，在广场上等待进展，3天，只前进了100米。

胡锋对自己有信心，他决定只带一个背包，轻装上阵，赶上回家的火车。他是晚上7点的票，早上起来吃完早餐就出发了。从地铁口出来，已是人山人海，警察拉起铁马围成的栅栏，用扩音器反复高喊：只可以进，不可以出。只可以进，不可以出。扩音器后的面孔年轻生涩，跟蹲守在广场上彻夜等待的民工一样疲惫。

挤，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胡锋到达了检票口外围。这里早已封闭，只能等。他拉下左手的袖子看了下时间，才11点。从背包里拿出小折叠凳，胡锋蹲守在栏杆外。快到饭点，周围的民工家庭开始拿出自备的干粮，也有人在兜售方便面，10块一盒。

从中午到天黑，这是胡锋经历过最漫长的一个白天。等待的人群中很少有人攀谈聊天，人们似乎都在为晚上可能的进站积蓄体力。快天黑时开始下雨，气温降得很低，胡锋的抓绒衫、冲锋衣、登山鞋保住了他的温暖，甚至他的膳魔师保温杯里，还能倒出滚烫的开水，他给小陈发短信：“我准备坐7点的火车回家。”小陈没回短信，直接打来了电话：“别去火车站，你一定进不了站。”电话那头是同事的关切和警告。

7点过了，进站的闸没有开过。车票有有效期，只要能进到站，他想。9点了，还是没有开闸。又冷又困，他抱着背包在塑料凳上睡着了。梦中突然一阵喧哗，他被人推攘着倒地，睁开眼，千军万马嘶

喊着朝打开的铁闸奔去。他想起来，却被不停地踩到、推倒，等爬起来时，铁闸已经关上了。短暂的几分钟，就像从没有打开过。夜色中“广州站”三个红色的字，就像大型船尾即将沉没的灯火。

父亲来访

父亲突然造访。裴雯接到电话的时候，父亲说，他已经在从深圳到广州的大巴车上。匆匆挂断电话后，裴雯收拾出门，赶去汽车站接父亲。开车时，她忍不住有点责怪父亲没有打招呼就突然上门。她还没来得及告诉何伟——她的丈夫。而婚后，何伟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寥寥。何伟虽没有明确表示过不欢迎她的家人，但也没有表示过欢迎。再想到刚刚入托的儿子，家里的忙乱和无序，裴雯就更加埋怨父亲。

父亲退休好几年了。退休后，他似乎突然找到了旅游的爱好的，还参加了老年骑游队，经常在家附近短途骑摩托车旅游。这次走得远，老年朋友们结伴来深圳，于是他决定来看望女儿和外孙。为此，他的行李比别人重多了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土特产，还给女婿准备了几条烟。

汽车站的汹涌人潮里，拎着腊肉、扛着行李的父亲是一个矮小的身影。人流穿梭，父亲有点茫然但欣喜地望着远方。他麻利地把行李放进车后厢，并提出可以由他来开车，裴雯可以休息。父亲的要求是合理的，他是有40年车龄的老司机了，退休前一直在运输公司工作。裴雯断然拒绝了，“路况你不熟悉，车又多又急，还是我来吧”。

父女俩一起返回裴雯在番禺的房子，父亲就孩子般好奇地看着沿路的风景，也像孩子般不太敢跟一脸烦躁的裴雯搭讪。车厢静寂。裴雯突然想，要是妈妈也一起来，估计会好得多。妈妈更知道跟自己聊什么，而且，妈妈更帮得上忙。

晚饭在家附近一家馆子里，何伟说要给父亲接风，点了两瓶啤酒。杯盏狼藉间，是何伟点的各种海鲜，说要给难得吃到新鲜海产的父亲尝尝鲜。裴雯看着两个男人你一杯我一杯喝着，突然觉得疲惫。

一年前，何伟的业绩开始下滑，公司内部斗争让他败下阵来，收入少了后，他的怨气越来越大，开始拿裴雯和孩子撒气。争吵是家常便饭，动手更不新鲜。裴雯知道事业的受挫让他心情郁闷，但最近越来越发现，其实这只是导火索，两人之间早有问题。何伟开始翻旧账，指责她永远煲不好汤、指责她没有陪何伟家人去上香、指责她对待孩子太溺爱……

她不想父亲知道这些。这也是她为什么对父亲突如其来的造访如此烦躁不安。

何伟出去接电话，父亲的目光追随着他，之后看看裴雯，没有说话。

回家路上，去婆婆家接了儿子，回家把孩子的小床收拾收拾给父亲暂住。儿子大声问：“为什么外公要睡我的床？为什么我不能睡我自己的床？”父亲笑咪咪答：“外公跟你换床，你可以回安庆睡外公的床！比你的床大哦！”儿子似乎没听懂父亲的话，扭身走掉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裴雯起床时，父亲已经坐在餐厅的椅子上。等裴雯在他对面坐下时，他说：“我下午走吧。一会儿我打个车去车站。”“你昨天才来啊！”“你妈叫我回去。”“那你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！”“没关系，以后机会多得很！”父亲不再做声。

裴雯却压不下一肚子的火，继续冲父亲嚷嚷，手臂在空气中挥舞

着，比划着自己的美满生活。父亲突然抬头：“小雯，不要让自己委屈。实在不行，你回家我和你妈都能帮忙照顾。”

裴雯突然哽住了，她用力编造的谎言，在父亲眼里根本千疮百孔。亲人间对彼此生活的洞悉，有时候透彻得让人害怕。

好人家的女儿

在火车站的汹涌的人潮里看见女儿蓓蓓的身影时，陈凤英突然放心了。在人群中，蓓蓓的身材高挑出众，北方女孩，却长着一张细致的南方面孔，很难让人把目光移开。

出租车开了很久，跳表的“滴滴”声让陈凤英心惊肉跳，红色的数字每闪动一次，她就紧张一下，终于下车时，那数字几乎让她崩溃。蓓蓓一边安抚她一边下车，带着她往小区里走。

这哪里是小区，明明就是一个小城啊。陈凤英抬头四望，欧式古典风格的建筑、绿意盎然的园林，蓓蓓能自己买房，真不简单。她眼睛里竟然温温热热地就涌动着了液体——当爸当妈的什么也帮不上，蓓蓓竟然有了自己的房子！

很快安顿下来。每天给蓓蓓弄完早餐，待她出门上班后，陈凤英就去买菜。小区里多是外地人，带孙子的婆婆大婶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新出现的面孔，三两次招呼后就开始攀谈。陈凤英也吃惊地得知，这个小区的房价要每平方米接近2万元。想想蓓蓓的那套房子，三房一厅带入户花园，怎么也有个100平方。大婶们在得知蓓蓓还是单身时，都大声夸赞“哎呀你女儿真是能干！小小年纪就买了房子！”陈凤英频频点头之余，疑虑却越来越深，虽然她只是一个下岗工人，但也知道，自己的女儿的工作，只是外企里的普通职员，她是没有能力买得起这个房子的。

她开始留心蓓蓓的电话。有时蓓蓓手机响时，会走到书房里去接，